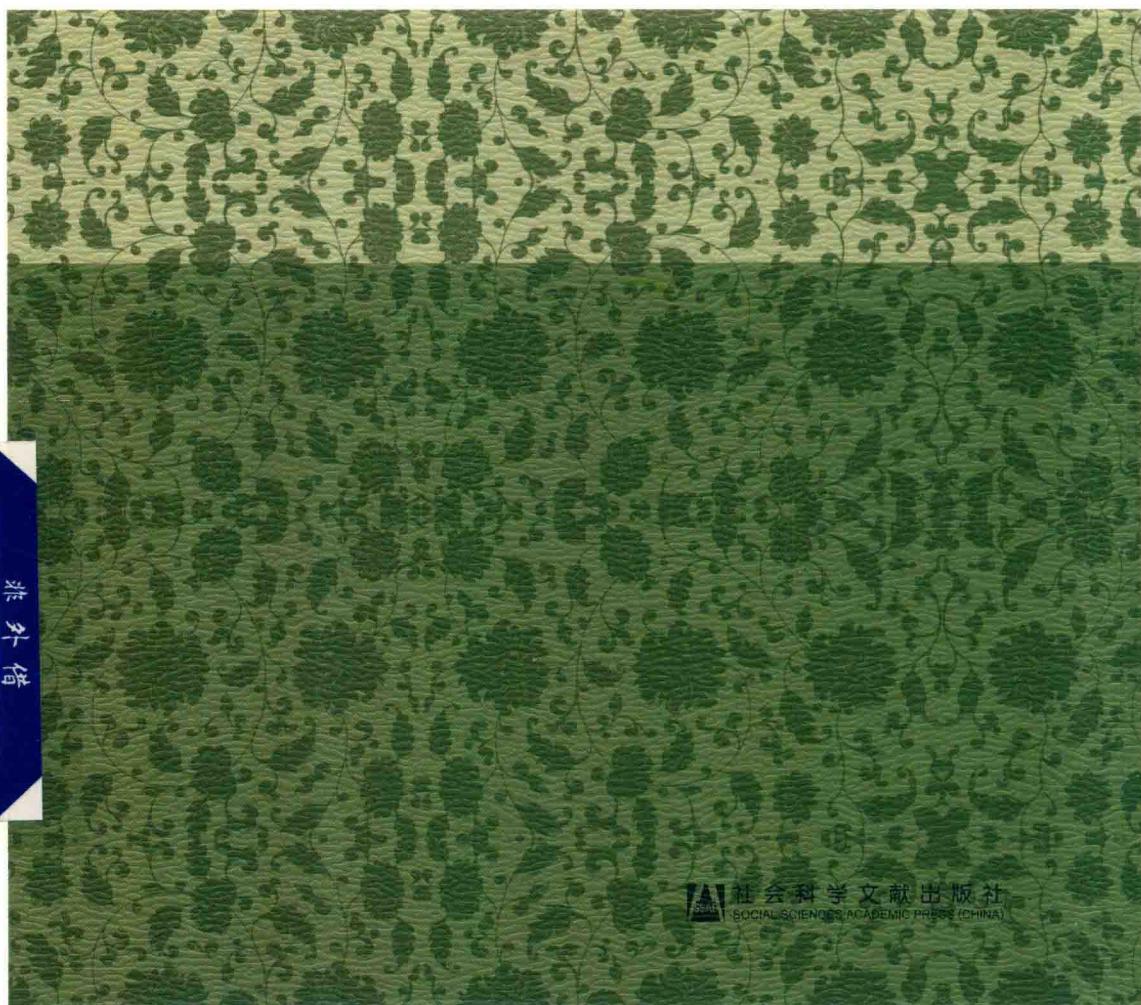




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二

# 跨文化视野 与汉字研究

李运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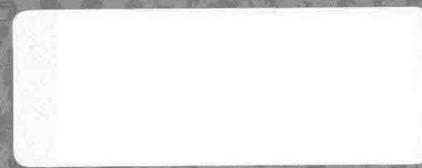


汉字文明研究 · 文集之二

# 跨文化视野 与汉字研究

李运富 主编

邓章应 张素凤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野与汉字研究 / 李运富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 - 7 - 5201 - 3563 - 4

I. ①跨… II. ①李… III. ①汉字 - 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3457 号

## 跨文化视野与汉字研究

主 编 / 李运富

副 主 编 / 邓章应 张素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建廷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胡百涛 赵晶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6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63 - 4

定 价 / 7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汉字文明研究”成果系列·编辑委员会

---

顾问 黄德宽 李宇明 吴振武

主编 李运富

编委 党怀兴 何华珍 黄天树 黄行 蒋冀骋

李国英 刘钊 王贵元 王立军 王平

王蕴智 杨宝忠 杨荣祥 臧克和 赵平安

赵世举 张素风 张涌泉



# “汉字文明研究”成果系列出版前言

东汉时河南人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里的“文字”后来称“汉字”。汉字是传承发展到当代的中华优秀文化之一。作为内涵丰富的符号系统，汉字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民族智慧；作为交流思想信息的重要工具，汉字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中央号召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汉字举足轻重。

河南是汉字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原始材料和悠久的研究传统。可以说，第一批汉字材料，第一部汉字学著作，第一本汉字教科书，第一位汉字学家，第一位书法家，第一位汉字教育家，第一位汉字规范专家，都出自河南。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极具创造性和影响力，应该成为河南得天独厚的优势品牌。“汉字文明”的传承发扬需要“许慎文化园”“中国文字博物馆”之类的物质工程，也需要学术研究及学术成果，还需要汉字教育和传播。郑州大学作为河南的最高学府，责无旁贷应该承担起传承和发展汉字文明的历史使命。该校领导眼光宏大，志向高远，批准成立了“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并在规划和实施“中原历史文化”一流学科建设中，把“汉字文明”定为研究方向之一。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自2016年9月成立以来，在学校领导和学界同仁的支持鼓励下发展顺利。现已由专职和兼职（客座）人员共同组建起研究团队，并已陆续产生成果。为了及时推出中心成员取得的研究成果，本中心拟陆续编辑出版“汉字文明研究”成果系列。“汉字文明研究”范围极广，包括而不限于汉字本体（形体、结构、职用）的理论研究，汉字史研究，

汉字学术史研究，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研究，汉字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研究，汉字与泛文化关系研究，跨文化汉字研究（汉字传播、域外汉字、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汉字与异文字比较等），汉字教学与汉字规范研究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成果如果按照内容分类编辑出版，命名将十分繁杂，且不易各自延续。因此，拟采用最简单的形式分类法，论文集编为一个系列，包括本中心主办的会议论文集、本中心成员（含兼职）个人或集体论文集、本中心组编的专题论文集等，统一按照“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 N + 本集专名”顺序出版；著作和书册编为一个系列，包括本中心成员（含兼职）的专著、合著、资料整理、工具书、主题丛书、教材等，统一按照“汉字文明研究·书系之 N + 本书专名”顺序出版。

“汉字文明研究”成果系列由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编，编辑委员会负责推荐和审定。各文集和书系的作者或编者皆独立署名，封面出现“汉字文明研究·文集之 N”或“汉字文明研究·书系之 N”字样，扉页印编辑委员会名单。“文集”与“书系”设计风格大体一致。

希望本中心“汉字文明研究”硕果累累。

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李运富

# 目 录

少数民族汉字族名用字考察	李运富 牛 振	/ 001
接触文字学视域下的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关系浅探	王世友	/ 015
边地民众的识字率与国家认同	张颖慧	/ 025
关于湘西州民族地区字用规范化传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龙仕平	/ 034
壮语地名常见对音汉字的规范字推介研究	覃凤余	/ 045
秦代“书同文”与滇东北次方言苗文通用文字统一使用 比较研究	叶洪平 汪 倩	/ 068
试论俗字在中国京族地区的发展及影响	刘正印	/ 077
《各省土字录》跋	邓章应	/ 093
桂馥《札朴》所载云南方言字词研究	孙雅芬	/ 103
《续黔书》中的“俗字”“川字”“釐字”	苌丽娟	/ 115
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名称和标志	黃亚平 伍 淳	/ 130
浅谈甲骨文、圣书字中人体字符构形的异同	蔡 蓉	/ 144
甲骨文与圣书字动物字构形比较研究	郑丽娜	/ 154
日本使用汉字过程中对常用汉字数量的处理	刘海燕	/ 163
“跨文化汉字研究”视域下的八思巴字	苏天运	/ 172
西夏文字中的否定会意构字法	段玉泉	/ 182
十年来古壮字研究简评	张青松	/ 191
哥巴文经书《大祭风·迎请精如神·卷首》校译研究	李晓兰	/ 203

“御”字职用及相关用字研究 .....	张素凤 / 214
从《说文》看许慎的“俗字”观念 .....	宋丹丹 / 226
《说文·女部》字的文化意蕴探析 .....	何清 / 239
楚简中的“丨”字补说 .....	俞绍宏 白雯雯 / 249
后记 .....	/ 262

# 少数民族汉字族名用字考察<sup>\*</sup>

李运富 牛 振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郑州 450001)

**提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族名及所用汉字得到科学认定。经测查，少数民族族名使用汉字以标音为主，使用标音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共43个，而使用表意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只有12个。表意用字记录的多是他称，其命名理据通常可以从字面得到解释；同一名称的表意用字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如用字有变化，往往是因为其名称含义和命名理据发生了变化。标音用字中新造的专用标音字数量不多，都有“人”旁作为表义构件；借用音同音近汉字记录族名，有的有比较固定的用字，有的则用过多个字符。根据标音用字的行废情况，可以总结出用字的基本倾向：追求译音准确、追求字形简单、追求字义美好、避免不雅不敬、尽量增加区别度、采用类化偏旁等。

**关键词：**族名 汉字 表意 标音 用字倾向

中国的少数民族族名来源复杂，有的在历史上多次变更，有的分合纠缠至今说不清族群来源和命名理据，要全面弄清楚各民族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名称的种种关系，不是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我们主要考察中华人民

\* 本文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18年第3期，为2018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汉字理论与汉字史”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请硕士生焦倩倩查找过资料，特此表示感谢。

共和国成立后逐步识别确认的 55 个少数民族族名的汉字使用情况，涉及族名汉字使用历史时，仅限于同一名称，同一族群的不同名称不在考察范围内。

少数民族族名使用汉字的性质判断和现象归类，跟族名的音义理据密切相关。首先要分别族名是自称还是他称，自称的理据来自本民族的语言音义，他称的理据则源自赋名民族的语言音义。

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的族名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根据名称的构词理据使用能表达理据意义的字；二是根据名称的发音使用能模拟名称语音的字。前者简称为表意用字，后者简称为标音用字。经考察，属于表意用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有 12 个，属于标音用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族名共 43 个，可见少数民族族名汉字以标音用字为主。

## 一 表意用字

表意用字指记录少数民族族名的汉字能反映族名的构词意义，或跟族名的构词意义相关。这种少数民族族名大多属于他称，族名本身就是汉语词素构成的，故可用意义直接相关的汉字记录。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 （一）沿用古汉语族名专字者

如“羌族”。羌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命名和用字都是中原汉人所为。《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羌”字从人从羊，会牧羊人之意。古羌人之所以被命名为“羌”，是因为他们是以养羊为特色的畜牧部落，逐渐形成被汉人称为“羌”的族群。羌族自称“日玛”“日麦”“尔玛”“尔麦”，意思是“本地人”。<sup>①</sup>

### （二）因汉语地名得名者

如“东乡族”。东乡族主要聚居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临

<sup>①</sup> 覃乃昌主编《中国民族》（华东、华南、西南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第 220 页。

夏古称河州，以河州城为中心，城周围分东、西、南、北四乡。东乡族因居住于东乡地区而得名，用汉字“东乡”记录族名。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意为商贾。<sup>①</sup>

又如“保安族”。该族群在元明两代的民族迁徙、融合中逐渐形成，明朝政权在保安族分布区设立保安站，修筑保安城，地名逐渐变为族名，用汉字“保安”记录。

### (三) 因民族的某种习惯或特征而命名者

如“白族”。白族以“白”为族名历史较早，唐宋时已经被称为“白蛮”，元明时被称为“白人”，<sup>②</sup>现代被称为“白族”。因为白族人崇尚白色，故称其为“白～”，汉字“白”表示的就是白色义。白族自称 [pε<sup>42</sup> tsi<sup>44</sup>] [pε<sup>42</sup> ji<sup>21</sup>]<sup>③</sup>，[tsi<sup>44</sup>] 和 [ji<sup>21</sup>] 在白语中是“人”的意思，[pε<sup>42</sup> tsi<sup>44</sup>] [pε<sup>42</sup> ji<sup>21</sup>] 的汉意即为“白人”。

“苗族”历史更为悠久，其族名为“苗”可能与其先民最早学会种植水稻有关，或者说苗族先民原属农业氏族或部落。<sup>④</sup>苗族族名用汉字“苗”记录，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在《尚书》《诗经》中亦用“聚”“髦”等与“苗”读音相近的字记录。苗族自称 [mu<sup>33</sup>] [moŋ<sup>43</sup>] [mao<sup>55</sup>]<sup>⑤</sup>等，也与“苗”的古音有密切关系。

“土家族”本族语自称 [pi<sup>2</sup>tçι<sup>1</sup>kha<sup>4</sup>]，汉语自称“土家”，用汉字“土家”记录。“土家”作为族名与宋代以后汉人逐渐迁入土家族聚居地区有关，由于汉人大量迁入，为了与迁入的族群相区别，土家族用汉语自称“土家”，将外来的汉人称为“客家”。宋代至清代文献中对土家族有“土丁”“土人”“土兵”“土民”“土蛮”等称谓<sup>⑥</sup>，都有“土”字，都体现

<sup>①</sup> 翦彩銮主编《中国民族》(华北、西北、东北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第103~104页。

<sup>②</sup> 翦乃昌主编《中国民族》(华东、华南、西南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第153页。

<sup>③</sup> 文中所列少数民族自称或他称的记音绝大多数采自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特此说明，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详举。

<sup>④</sup> 龙海青：《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sup>⑤</sup>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第5~6页。

<sup>⑥</sup>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0~11页。

了“土著”这一显著特征。

“高山族”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国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这一称谓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后汉书》《三国志》《临海水土志》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称高山族为“夷州人”或“山夷”，“山夷”这一称谓即指出了高山族人居住在山地的特征。明末清初的文献中也有将高山族称为“高山夷”的记载。1949年后台湾当局称高山族为“山地同胞”“山胞”等，台湾学术界用“山地民族”“高山族”等称谓，<sup>①</sup>都与“山”的意义有关，体现了高山族居住在山地的地理环境特征。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陆一直称之为“高山族”。

#### （四）附有某种特殊含义的命名

如“朝鲜族”。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已有《朝鲜列传》，国名含义与命名理据不明。但明代以后的“朝鲜”国被赋予了汉语理据，作为族名源自“朝鲜”国名，当然也有理据。据载，1392年，李成桂在开城废黜国王自立，创建新王朝。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拟定“朝鲜”和“和宁”两个国号请朱元璋决定。朱元璋经过慎重考虑，选了“朝鲜”这个名称，取“朝日鲜明之国度”之意，用汉字“朝鲜”记录。朝鲜《东国舆地胜览》一书中说：“国在东方，先受朝日之光鲜，故名朝鲜。”<sup>②</sup>《朝鲜之歌》开头两句为“早晨的太阳光芒万道多鲜艳，我们的国家因此起名叫朝鲜”。<sup>③</sup>可见“朝鲜”是“朝日鲜明”之意，国即“朝日鲜明之国”。在“朝日鲜明”中，“朝”读作[tsau<sup>55</sup>]，“鲜”读作[ciɛn<sup>55</sup>]，因此现在把“朝鲜”读作[ts'au<sup>35</sup> ciɛn<sup>214</sup>]其实是错的，但已经习惯成自然，没有改变之必要。

#### （五）表意用字的变化

少数民族族名的表意用字由于受到意义的约束，同一名称的用字一般没

<sup>①</sup> 《高山族简史》编写组：《高山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10~11页。

<sup>②</sup> 张翔鹰、张翔麟：《世界国名的由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5~6页。

<sup>③</sup> 申广才、余洪：《国名趣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7~8页。

有什么变化（同一民族而有不同名称者除外），但也有几个族名的表意用字古今是变化了的，之所以要变，大都也是舍弃旧意表达新意的需要。例如：

“瑶族”的汉语族名出现得较早，最初用字是“徭”。唐初姚思廉《梁书·张瓛传》记载：“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宋史·蛮夷列传》记载：“蛮徭者，居山谷间……不事赋役，谓之徭人。”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则说：“徭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可见“徭”的名称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命名理据有“不事赋役”和“执徭役”两种，都与“徭役”有关，故用“徭”字记录。元代时，由于元政权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对瑶族称谓的记录用字改为含有侮辱、贬损义的“犖”旁的“猺”，这个族名用字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sup>①</sup>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弃用带有侮辱、贬损义的“猺”字，改用历史上具有依据的“徭”字，1949年后，又改用“瑶”字。<sup>②</sup>为什么改用“瑶”呢？这可能跟瑶族历史地位的改变有关，现代瑶族人民不再“执徭役于中国”，或者说没有特别的徭役了，而且取得了平等的民族地位，所以改用表示美玉义的“瑶”字，使“瑶族”族名带有赞美、褒扬的感情色彩。“徭族”与“瑶族”，表面上还是指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词，但构词的理据实际上已经换了。如果维持原来的理据，就得把“瑶”看作通假字，而这个通假字的选择，应该也是有追求美好的潜在愿望的。

弃恶求美的用字心理在下面两个族名的改字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彝族”原来自称 [lo<sup>21</sup> lo<sup>33</sup>]，意思是勇敢和强大的民族。1949年前被其他民族称为“夷族”，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授“中国夷民红军沽鸡（即果基）支队”旗。1949年后认为“夷”指外族带侮辱性，不利民族团结。据说，195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把“夷”字改为“彝”字，认为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糸”，有吃有穿，

<sup>①</sup> 南宋朱辅《溪蛮丛笑·序》（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排印《古今说海》本）：“五溪之蛮”“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狔狔”。苗、瑤、僚、僮、仡佬等族名用字均增加或改用“犖”旁。其他民族如傈僳族、仫佬族、水族、侗族、壮族等的族名也有记作傈僳、仫佬、犹、洞、獞的，偏旁也为“犖”旁，都是封建社会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反映。

<sup>②</sup>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第10~11页。

代表日子富裕，彝族人民听了很满意，一致赞成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sup>①</sup> “夷”“彝”同音，但其形义没有任何联系，等于用汉语汉字重新命名族名。

“壮族”自称 [pou<sup>4</sup>tsu:ŋ<sup>6</sup>] 等，[pou<sup>4</sup>] 在壮语中是指人的量词，“壮”字记录 [tsu:ŋ<sup>6</sup>] 的音。文献记载中壮族的族名被记作“僮”或“撞”，如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记作“僮”，南宋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折中记作“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调查，把不同自称的壮族支系统称为“僮族”。但由于汉字的“僮”有 [t‘uŋ<sup>35</sup>] 和 [tsuaŋ<sup>51</sup>] 两个读音，容易把“僮族”的“僮” [tsuaŋ<sup>51</sup>] 误会为“僮仆”的“僮” [t‘uŋ<sup>35</sup>]，所以 1965 年周恩来总理倡议把记录“僮族”的“僮”字改为强壮的“壮”，“僮族”一律改称为“壮族”。<sup>②</sup> 这样，不仅使用时音义更明确，还由记音转而文化，含有壮大的意义，寄予了壮族人民美好的愿望，更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

也有的改字可能是为了区别，或者是字随音变。如：

“畲族”自称“山哈”，畲语意为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文献中最早称畲族为“畲”见于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记作“畲”。文中称：“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西畲隶龙溪……南畲隶漳浦……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sup>③</sup>《说文解字》释“畲”为“三岁治田也”，读作 [y<sup>35</sup>]。又有放火烧荒播种义，读作 [ʂy<sup>55</sup>]。可见“畲”的字义以开荒辟地、刀耕火种为核心，正与刘克庄“二畲皆刀耕火耘”的记载相合，也同畲族族谱中祖先“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记载一致，<sup>④</sup> 畲族的族名正是依据其到处开荒、刀耕火种的生活特点而命名的。“畲”字在《玉篇》中只有“与居切”一读，在《广韵》中有以诸、式车二切。“畲”字未收入传世字典辞书中，最早书证在《元史》中。<sup>⑤</sup> 很可能“畲”

<sup>①</sup> 黄涛、张克蒂主编《凉山风》，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第 7 页。

<sup>②</sup> 《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第 9 页。

<sup>③</sup> （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sup>④</sup>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第 7 页。

<sup>⑤</sup>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第 2 版），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2010，第 2722 页。

有式车切的读音，示音构件“余”遂改为“余”，以更准确地提示字音，字形变作“畲”。“畲”字只有一个读音，方便使用者识记，就成了专用族名字，以区别于原来的“畲”字。

## 二 标音用字

标音用字，所用汉字只是标记少数民族族名的民族语言发音，与族名的构词意义没有关系。这种标音用字大都是借字，也有少部分新造专用字，下面分别论述。

### (一) 创造专用标音汉字记写族名

新造的专用标音字数量并不多，但有显著的类化特征，都以“人”旁为表义构件，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原用别的字标音，后专造新字。如：

“傈僳族”自称，在唐代樊绰《蛮书》中有“栗粟两姓蛮”的表述，<sup>①</sup>记作“栗粟”。古代文献中还有记作栗猡、力些、力苏、傈僳、力梭、黎苏、狸苏、卢等字的，<sup>②</sup>多是用两个汉字记录傈僳语 [li<sup>44</sup> su<sup>44</sup>]。其中，“栗粟”两个字既与傈僳语 [li<sup>44</sup> su<sup>44</sup>] 读音接近，具有比较高的区别度，还有较早的使用历史，所以被选为代表用字，并增加提示记录族名的“人”旁，作为专用标音字使用。记录族名的“傈”“僳”二字未在民国以前的字典辞书或文献中出现，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的新造专用标音字。

“仫佬族”自称 [mu<sup>6</sup> lam<sup>1</sup>]，文献中仫佬族族名有多个书写形式，两晋到隋唐期间被记作木佬、僚伶；元代史籍中被记作木娄、木娄苗；明清被记作穆佬、木佬、木老、姆佬、木老苗、伶、伶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仫佬”。<sup>③</sup> 文献记载中仫佬族族名多用两个汉字记音，第一个

<sup>①</sup> 徐琳：《傈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第1页。

<sup>②</sup> 侯兴华：《傈僳族族称来源及其含义探析》，《保山师专学报》2009年第6期。

<sup>③</sup> 翦乃昌主编《中国民族》（华东、华南、西南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第70页。

音节多选用“木”字记音，第二个音节选用“佬”字记录的相对较多。“木”字有木呆的含义，容易使人产生负面联想，故新造专用标音字“仫”记录仫佬族族名，构件“么”示音，“人”旁提示记录族名。

第二，未见别的记音用字，该字也只用于记写该族名。如：

“傣族”自称 [tai<sup>2</sup>]，“傣”字记录傣语 [tai<sup>2</sup>] 的音。“傣”字不见于民国以前的字典辞书或文献记载，只用于记写傣族族名，当为新造的专用标音字，构件“泰”示音，“人”旁提示记录族名。

“佤族”因居住地的不同而有 [va?] [vɔ?] [?avv?] [rvvia?] [?avv?lɔi] 等自称。这些自称都有“居住在山上的人”的意思。<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其自称 [?avv?] 统称为“卡瓦族”，用汉字“卡瓦”“作佤”记录族名。因 [?a] 在傣语中指“奴隶”，含有贬义，1962 年改称“佤族”。“佤”字也为新造的人旁族名专用字。

上述标音用字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依据“名从主人”原则而选用或创制的，记录少数民族自称的音。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的地位大大提高，族名用字不再使用具有贬义或侮辱义的字符，如“木佬”的“木”、“卡瓦”的“卡”等；也不再使用含有侮辱义的构件，如“犮”旁。新造的标音用字都选用“人”作偏旁，可以提示记录族名，也能够表达民族平等的思想，还有助于类聚族名用字，提升族名用字的识别度。

## （二）借用音同音近的已有汉字标记族名

标音用字中多数是借用音同音近的汉字标记少数民族族名，这些记写少数民族族名语音的用字不是专有的，还用于记录汉语。这种多用的汉字记录少数民族族名时也有两种情况。

第一，某个族名只借用某个字记录，有比较固定的用字。如：

“满族”之称定于清皇太极，源于其原国名“满洲”。《清太宗实录》卷 25 记载：“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满洲”为满语 manju 的音译，则满族的族名用字“满”记录了满语 man

<sup>①</sup> 翦乃昌主编《中国民族》（华东、华南、西南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第 300 页。